

徐君慧著

古典小说漫话

巴蜀书社

封面设计：张光明

古典小说漫话

徐君慧 著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简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1.125 插页1字数200千

1988年3月第一版 198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690册

ISBN7-80523-129-X/I·53 定价：3.50元

目 录

小说的历史地位的变迁.....	(1)
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	(5)
中国小说的两点特色.....	(10)
王母故事的演变.....	(13)
观音菩萨的性别.....	(19)
钟馗的来源.....	(22)
水上神话.....	(25)
唐代的市人小说.....	(29)
市人小说与士大夫.....	(32)
三教论衡、俗讲和市民小说.....	(35)
市民与市民文学.....	(38)
从唐传奇看门阀势力.....	(42)
一篇由门阀斗争产生的传奇.....	(45)
唐传奇与皇帝.....	(50)
唐传奇与科举制度.....	(55)
从传奇看藩镇割据.....	(59)

反映宦官专权的传奇	(63)
唐传奇反映的商业	(66)
唐传奇与宗教	(69)
唐传奇与游侠	(72)
李娃的“娃”	(75)
“皓腕”解	(77)
《李娃传》中的电影手法	(80)
受《李娃传》影响的话本	(83)
“话”的考证	(88)
优、俳优、侏儒和“说话”	(91)
盲人与“说话”	(94)
话本中爱情的三个层次	(98)
鬼和现实主义	(101)
拥刘贬曹是人民的主张	(103)
桃园结义是人民的创造	(107)
贤相变军师	(109)
对关羽的争夺	(112)
论关羽	(116)
关云长的刀	(123)
宋江故事为什么被写成《水浒传》	(126)
宋江的结果	(131)
《水浒传》是否宣扬投降主义	(137)
为什么要写宋江等受招安	(141)
《水浒传》、《红楼梦》的创作根据	(144)
《水浒传》艺术的提高	(147)

宋江	(150)
李逵的形象	(162)
孙立为何屈居于地煞	(165)
金圣叹删批《水浒传》之我见	(167)
《水浒传》的几种续书	(170)
张恨水的《新水浒传》	(173)
吴承恩为什么写《西游记》	(175)
孙悟空形象的演变	(186)
猪八戒和写英雄人物	(193)
谈《三调芭蕉扇》	(200)
从“平顶山”看《西游记》的风格	(204)
《西游记》的几种续书	(209)
从《西游记》谈佛经翻译	(216)
西门庆的道路	(219)
潘金莲为何冒死嫁武松	(226)
李瓶儿西门庆之间有无爱情	(230)
西门庆的继承人	(234)
杨业之死与潘美	(237)
《儒林外史》无诗	(239)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以后	(241)
狄青之死	(243)
智伯和豫让和士	(248)
从弦高吕不韦谈商	(260)
从《东周列国志》看士	(263)
《封神演义》人物来源考	(266)

《西洋记》漫话	(268)
《女仙外史》的得失	(272)
从《梼杌闲评》谈宦官	(276)
“老子英雄儿好汉”	(280)
童奶奶行贿	(284)
《绿野仙踪》及其作者	(287)
忠臣害奸臣	(290)
《歧路灯》和李绿园	(293)
两个对比	(296)
才子佳人小说评价	(300)
真与幻的辩证法	(303)
道学家的面目	(305)
市民阶层的赞歌	(309)
《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和发展	(313)
《红楼梦》写的是什么	(317)
《红楼梦》中的三个人物	(320)
《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	(323)
《儿女英雄传》的语言	(326)
《镜花缘》与妇女	(329)
武侠小说的两重性	(333)
白玉堂的突破	(336)
《老残游记》的风景描写	(339)
三个叛逆的男性	(341)
《红楼梦》以后的小说演变	(343)
后记	(346)

小说的历史地位的变迁

小说一词，最初出现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悬）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说它是不合于讲宇宙、人生、社会等大道理的琐屑之言。《荀子》里也有“故智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的话。这“小家珍说”就是小说二字的繁文。它们虽然都没有具体说小说是什么，但却充满了轻视。这就使小说这一文艺形式，在封建社会里，一直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

东汉的桓谭在他的《新论》里说：“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当与尧狂夫之议也。’”这仍然不把小说当正经文学看。不过，却承认它是一家，对世道人心、对社会有一定的作用。

由于小说被认为是“小道”，士大夫很看不起它。一代宗师

的韩愈，写了篇《毛颖传》，“设幻为文”，把毛笔人格化，借此来讽刺指斥当时的执政大臣，近于小说。虽然有也写这类文章的李肇，在他的《国史补》里称赞说：“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真良史才也。”可是，张藉却大不以为然，写信去责备韩愈不该写这样的，“驳杂之说”。在当时的风气下，韩愈不敢理直气壮地为小说这一文艺形式辩护，只好掩饰说：“此吾所以为戏耳。”张藉抓着不放，继续进攻，说：“君子发言举足，不远离理，未尝闻以驳杂之说为戏也。”韩愈很狼狈，抬出孔夫子来作挡箭牌，说：“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韩昌黎集》）。也写过同样作品的柳宗元，站出来帮韩愈辩护，说：“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之励，其有益于世欤！”但是，并未因此而扭转士大夫们对小说的看法。

连韩愈这样的文坛主将写小说都受到责难，以后，文人虽然还在偷偷摸摸地写小说，可都不敢署真名，以致我们今天研究古典小说，为查考作者的姓名、生平，花费了不少工夫，互相间也打了不少笔墨官司。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特殊情况。

士大夫轻视、甚至鄙视小说这一文艺形式，是否仅仅由于《庄子》等的一句话呢？我想，不完全是。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小说是市民文学的缘故。

市民这一阶层，是封建社会里孕育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它发展、壮大、成熟后，将取代封建阶级而主宰世界。因此，封建阶级力图在它刚刚处于胚胎阶段就把它窒息于母体中，对为它呼喊的市民文学，当然要予以鄙视、敌视，不给予应有的地

位。直到明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如春草似地蔓生起来，市民阶层壮大了以后，才有人站出来为小说争取合法地位。首先，是明嘉靖、万历年间的李贽，他说：“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的《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的《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他不但把小说《水浒传》和那些名著并提，还以极大的热情评点了《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

明末清初的金圣叹，把《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合称六部才子书。并认为“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进一步把小说的地位加以提高。

但是，当时的封建势力还强大，李贽、金圣叹都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狂人，他们的呼喊，有点“孤掌难鸣”，只如黎明前的数声鸡啼。

到了晚清，新兴资产阶级产生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改良主义运动，小说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小说的作用也被作了极大的夸张。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至于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王无生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一文里也说：“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也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

在这种空气下，过去被骂为“海盗”，“海淫”，“坏人心术”的一些小说，都被给以重新评价。确认小说具有“熏”、“浸”、“刺”、“提”的“神力”，“虽晦于画，而其广过之”，是“开通民智，改良社会”的有力工具。于是，刊载小说的各种文艺刊物纷纷出现，作者写出的作品，能够及时和读者见面，而不是作者写下作品，“藏之名山”，要待他死后，侥幸遇上知音者，或有钱的亲友，发迹的子孙，才替他梓行问世。这样，小说反映现实，推动现实的作用大大加强了。

小说地位的改变，和发表园地的扩大，造成了小说更大的繁荣。

“五四”以后，小说结束了它原来的历史使命，又向社会主义文学迈进。

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

中国小说的发展，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唐传奇的兴起。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这一阶段，小说从原始社会人们在劳动之余，互相讲说故事以消遣，纵向发展到以书面形式出现，又横向吸收了诗歌等其他文艺形式的成就来丰富自己，达到成熟的结果，它标志着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正式诞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一、小说从史传中分离出来，正式成为一种文体。在它之前，文史不分。史传记的是真人真事，六朝小说“志人”一类所记的也是真人真事，所不同的，是史传记的多是大事大节，“志人”一类记的是轶事细节。至于“志怪”一类所记的神鬼之事，作者也以为神鬼是确实存在的，根据所闻，据实记载。这是由于史传也记了神鬼之事，如《左传》就记了齐国的公子彭生冤魂变猪，作祟于齐襄公。唐传奇则不然，它是有意为小说，就是对真人真

事，也要按主题需要，而在具体情节上进行虚构加工，使它比实事更真实，更合情理。而虚构，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重要因素，也是它区别于历史记载的地方。这样，小说就从历史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文体。但唐传奇仍未摆脱史传的深重影响，这主要表现在：①许多传奇仍要借用真人的姓名，而且作者要一再声明故事的来源，以表明它并非虚构，让读者把它当成历史。②传奇的写法，仍仿照史传的体例，开头交代人物的姓名籍贯，简单经历；情节发展是按时间顺序从头到尾；整个故事有始有终，是生活的纵剖面。而这些，也就奠定了中国小说的基本特点。

二、从粗陈梗概到细致描写。作为小说源泉的神话、传说、寓言，以至六朝的“志人”、“志怪”，都很简短。它们之所以简短，不是由于精炼，而是由于它记事写人，都只是粗陈梗概。文学发展的规律，是“由简趋繁，由疏趋密，由朴趋华”。小说发展到唐传奇，虽然篇幅也不长，但记事写人都有了细致的描写。使读者读后，不但知道了有这样一个故事，而且有如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

三、从记事为主到故事人物并重。史传本来就是记事的。不过，因为事是人作的，所以要写人，但毕竟始终是以事为主。神话亦然。而寓言更是借用具体故事来说明一个抽象的道理。六朝的“志人”一类，以“志人”为名，该是写人了吧？却也不然。如《世说新语·忿捐》篇所载王兰田吃鸡子的事，把王兰田性急的性格刻画得活灵活现，但作者写这一细节的目的，也不是刻划王兰田这个人，而是记他的一件逸事。唐传奇则不然，不只写异事，而且要写奇人，有些传奇故事较为简单，而人物却栩栩如生。

第二个阶段，是白话小说代替了文言小说，而成为小说的主流。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里说：“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变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小说，本来就是市民文学。它之所以正式诞生于唐代，是因为封建社会发展到唐代，已达到顶峰。什么东西到了顶峰，就将向另一方向发展。因而唐代出现了工商业繁荣的都市，产生了都市的主人——市民。适应市民的文化生活需要，孕育已久的小说，也就以市民文学的姿态诞生了。但当时市民还处于幼弱阶段，还没有掌握属于士大夫的高深文化，口头表达能力虽强，文字表达却还不得不借助于士大夫。因而，唐传奇虽已属于市民文学，但表现的形式却是文言文。社会经济发展到宋代，资本主义萌芽更显著了，市民阶层更壮大了，完全属于市民阶层的“说话”业十分发达，掌握了高深文化的书会才人与“说话”艺人合作，作为市民阶层的一员，共同创造了白话文的话本。话本的讲史部分，到元代演进为平话；话本的“小说”部分，演进为拟话本。二者到明、清时代，又演进为章回小说。一直到“五四”以前，章回小说都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主流，并产生了许多伟大的著作，它们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也是光芒万丈的。

这一阶段的小说，是从口头文学的话本，演进为案头文学的章回小说，但仍保留了许多口头文学的特点。如①在语言使用上的通俗性，可听性。⁶句子结构简短，没有使用过多的形容词、副词，使人一听就明了。②在内容上，故事性强。故事结构线索单纯而富于曲折。单纯，才能使听众一听就懂，少花脑筋；曲折，才能吸引听众听得有兴味，非听下去不可。③由于讲说故事须要

分多次来讲，要使听众这次听了，下次还要来听，故事就不能在一个情节结束时停顿，而必须在高潮时停顿，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来结束。因此，在这一情节结束，下一情节开始之间，就必须有一个连结前后两情节的“桥梁”。④在人物塑造上，人物性格鲜明、突出。并通过人物的行动表现出来。⑤不作冗长的心理描写。⑥写景常用韵文。不为写景而写景。

第三阶段，是章回小说发展到清代乾隆中叶，出现了《红楼梦》这一巨著。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里说：“自有《红楼梦》以来，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红楼梦》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写作艺术发展的最高峰。

《红楼梦》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有它发展的脉络可寻。它导源于《金瓶梅》。明代的四大奇书，《三国演义》写的是历史故事；《水浒传》是英雄传奇；《西游记》是神魔小说，它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多年，最后经文人加工而成书。只有《金瓶梅》是文人独立创作的，通过描写家庭琐事，来反映社会的世情小说。从它开始，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才子佳人小说。这类小说在人物形象苍白上的失，和故事编织得奇巧上的得，给后来的作者以教训和经验。此外，《醒世姻缘传》在描写婚姻家庭方面，《歧路灯》在描写子女教育方面，《儒林外史》在反映科举弊端和世态人情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为《红楼梦》的出现作了先导。而《绿野仙踪》更是融历史、神魔、世情小说于一炉，反映了历史、神魔小说向世情小说的过渡。

以《红楼梦》为代表的这一阶段的小说，其特点是：①作者是写自己最熟悉的、最受感动的东西。②故事情节上，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和大起大落的波澜，而是写家庭琐事，儿女私情。③主

要是以人物的神情口吻毕肖、栩栩如生吸引读者，不全以故事的离奇曲折吸引读者。④人物真实可信，不是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充分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写出了典型。⑤加强了人物的心理描写。⑥加强了景物描写，并更好地利用景物来衬托人物，反映心理，渲染气氛，诗化环境。

“五四”以后，在小说创作方法上，大量吸收了西方小说的表现方法，和中国传统结合，形成了新小说。这当是又一个发展阶段。

综观中国小说发展的历程：从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到小说正式诞生的唐代，经历了千余年；从唐传奇到章回小说，经历了四、五百年；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经历了约二百年；从《红楼梦》到“五四”，经历了百余年；从“五四”迄今，经历了六十余年。从这历程看，小说的发展，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之间的间隔，越到后世时间越短。现在当是小说发展的又一新阶段了，它将如何发展呢？有人向西方小说迈出了步子，引进了“现代派”、“意识流”之类。但是，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欣赏习惯。怎样借鉴西方有益的文艺思想和表现手段，同时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传统中进步的、合理的因素，创造出新的具有民族气派和风格的小说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号召，同样也为中国小说在新时期里寻求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小说的两点特色

中国小说的两点特色，一是它从来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在西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界限很严；而且两者在文艺地位上，有所轩轾。中国则不然，两者是紧密结合的；原来也没有这样的名词。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样的名词输入中国后，有人就按照二者的定义，把中国小说也分为两类，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是现实主义的作品；而《西游记》、《聊斋志异》等是浪漫主义的作品。但仔细考查起来，那也只是某一方面浓一些而已，无法截然分开。如《三国演义》是根据历史来写的历史小说，应该是“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来写的了吧，但诸葛亮这一形象的塑造，却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不但把“用兵非其所长”的贤相诸葛亮，写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师诸葛亮，还把他写成能借风，能缩地，能禳灾，能显灵的半人半神。《红楼梦》一开始就写了个太虚幻境，薄命司诸女历劫下凡，女娲补天遗石入世，绛珠仙草到人间还泪等等非现实的东西，而且把这些浪漫主义的东西贯穿全书。《水浒传》也是从“洪太尉误

“走妖魔”起，到“魂聚蓼儿洼”作结。而写神魔斗争的《西游记》，写花妖狐鬼的《聊斋志异》，只要剥开神怪的外衣一看，都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残暴、昏庸、赏罚不明的玉皇大帝，正是人间帝王的形象；车迟国捉拿和尚，“且莫说和尚，就是剪鬃、秃子、毛稀的都难逃。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脱。”也正是当时锦衣卫特务横行的写照。《聊斋志异》里的那些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令人忘为异类。”如《席方平》所写的阴司黑暗，实际就是人间现实的反映。所以，毛泽东要抛开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就是基于中国小说从来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这个现实。我们不能图省力，硬搬西方的文艺理论来套中国的小说，而要建立中国小说自己的理论系统。

中国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人物性格和故事不可分割。有种观点认为，故事可以忘记，人物却忘记不了。借以说明塑造人物高于编织故事，把人物和故事二者分开。固然，我们写小说不能满足于编故事，而要努力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任何名著都是把人物写活了的。但在中国小说里，人物和故事是不可分的。如说到武松，就绝不能忘记景阳岗打虎。没有景阳岗打虎，也就没有武松。说到关羽，就绝忘不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这一系列故事。提到曹操，就忘不了他杀吕伯奢，说“宁肯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的话。孙悟空和大闹天宫，秦琼和卖马，十三妹和能仁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哪一个人物能离开故事而独立存在？这一情况，不是平空产生的，而是由于中国的白话小说，源于宋代瓦舍